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鵲紅女史

鵲紅女史，世家女。少涉書史，長益慧美。母李氏，出自凌夷宦族，亦頗識字。父雖習帖括，困於場屋，未青一衿。以家日落，設帳為蒙師。愛女不啻掌上珠，思為擇快婿，苦每低昂不就。無何，父母以瘋相繼逝。女孤子無依，養於叔氏。叔性暴戾，虎而冠者也。嬌美而賢，恒護持之。同邑有朱麗青者，少時嘗受業於女父，至是已食餼於庠，文名鵲起。素豔女貌，遣媒求聘。叔氏索多金。生難之，遂寢。武秀才陸贊臣，少習騎射，頗有膂力，以氣岸自雄，與女叔往來莫逆。適斷弦擬續，屬意於女。女叔銳身自任，謂：「是何難！」

陸年四□有五，自頂至踵，並無雅骨；居恒武斷鄉曲，鄉人俱為側目。嬌知將以女許陸，諫其夫曰：「伯氏身後止此一塊肉，乃忍喂之餓虎吻耶？」苦口陳詞，至於泣下。女叔置不答，但曰：「陸家富有田產，何患不溫飽？汝乃妄為顧慮。豈欲令其以丫角終耶？」竟受聘禮，刻期親迎。女自怨命之辰，涕泣覓死。嬌極憐之，隱為之計，日夜勸慰，謂：「必令脫此樊籠。」嬌有中表姊曇芬，未嫁而寡，矢志清修，出己資營一庵，為諷梵唄所，獨居其中，從不見人，惟婢媪供服役而已。陰計不如將女寄其處，可以避害。乃導女伺隙潛遁，直抵姊所，縷述其故。姊懼貽累，不敢承。嬌曰：「脫有事，盡委余身。」

屆期香輿彩仗在門，而遍覓女不得，闔室惶噪。女叔疑妻匿之他處，始以詬誶，繼以撲責，器聲喧沸達戶外，賓客逡巡散去；樂人不能久俟，亦歸。陸逕控女叔於縣廷。方欲詣辨，縣差已至。屢經鞫訊，莫得端倪。問女平日可有往來，皆言深處閨中，從不出外，惟朱秀才曾遣媒媼求姻未成。先是，朱生遣冰人往，意其必成，迨女叔多方峻拒，頗深缺望，家貧，金幣之奉，計無所措，知事難諧，意緒無聊，擬作近游，借以解悶。

一日，偶經女門外，見女徙倚門前，若有所佇，丰姿秀麗，態韻娉婷，較數年前尤為光豔，不覺跬步遲回，徘徊不進。女若與生相識，流目送盼。頃之，掩扉而入。生不禁神魂俱失，歸家益涉遐想，倦甚，隱几而睡。朦朧中忽聞彈指叩扉聲，啟戶覘之，則一四□許婦人，攜書一函，逕入問生曰：「子非朱秀才乎？鮑家鵲紅女史托予為鴻雁，君閱之便知顛末。」生問：「汝為鵲紅何人？」婦曰：「東鄰表姨也。鵲紅日夕在火坊中，求死不得。君苟願作伉儷，置之金屋，則子之恩，真同再造矣。」生曰：「余窶人子耳，安能得此多金？」婦曰：「子若有密室藏嬌，渠可自來，不必破費一錢也。」生曰：「其如後日追呼乎？」婦曰：「子自秘之，誰得知焉？妾願作撮合山，願將何以酬我？」生曰：「事苟成，自當圖報。」言已，婦匆匆竟去。

生修葺屋後小樓三楹，略加陳設，以待其至。顧心中疑信參半。雙星渡河之夕，生從友人處赴宴歸，見雙衛在門；入室，聞笑語聲，前婦出迎生曰：「君意中人已至，幸不辱命。」扶女至前，檢衽作禮。生亦答拜。女紅潮暈頰，默坐於旁，不作一語。生詢女何以得出。婦代答曰：「叔氏逼嫁駙儷，自念宦室後裔，乃辱寡至此，故萬死一生，遁至君所。敬完璧以奉君，謂非君一知己哉？」自是女寂處一樓，女紅之外，日與生聯吟覓句，閨中之樂，事有甚於畫眉，兩情和諧，無殊膠漆。久之，女案驟發，邏緝甚嚴。生家臧獲偶泄言於外，作多魚之漏，為偵者所聞，覘之果信。縣吏相約，夜伏戶外，昧爽門啟突入，生與女同夢方酣，雙雙俱獲。解縣時行至半途，女忽不見。群相嘩以為非人。鞫生，生直言女早自至，非己所誘。核其時日，則又不符。問以女所在，則口不知。反覆駁詰，卒無異詞。陸以女已為生所玷，不願得女，但求倍償聘幣，即可罷訟。惟生家素無積蓄，一時為生謀者，難於措置。生幽於羈所，背負芒刺，日坐愁城，一籌莫展。

正窘迫間，東鄰婦忽至，謂生曰：「君家樓下現有朱提百笏，何不取之以了訟事？」立令縣役偕之往取呈官，轉畀於陸生，乃得釋。既歸，欲覓東鄰婦，詢女消息，尋訪殆窮，竟不可得。素稔嬌氏恒庇護女，必知其所往，因托相識之媼，宛轉達意。嬌頗聞女之歸生也，由於官斷，深幸女自是得所，今承生問，遂以直告。即遣媼逆女歸生家。媼見女為述生命，並道相思之苦。女聞媼言，茫然不知就緒。媼乃備陳前後情事。女曰：「誤矣，不知伊誰冒妾名而前往。自至庵中，未嘗跬步出外，朱秀才未識妾面，遽令李代桃僵，認作私奔，西江水不能洗此恥矣！」媼疑女諱言前事，作掩飾語，因曰：「今由琴堂為媒灼，名正言順，非比往時。況朱秀才念子綦切，曷不早歸？」女堅持不可。媼返白生。生曰：「我知鵲紅深於情者。數月來相聚一室中，何事不言？況經患難之後，離而複合，方求急於一見，奚為落寞如是？」殊所不解。親詣女所。女閉門拒不納，隔戶謂生曰：「苟以伉儷視余，請煩月老繫赤繩，設青廬，茗一禮不具，妾弗行也。」生以女言理正，一一從之。卻扇之夕，女容宛似舊時。生則夙好重逢，而女則倍形羞澀。偶話前事，女不知所答。因檢脂、粉奩、詩箋、繡譜，陳之几上，指謂女曰：「此皆卿物也。」女諦視之，笑曰：「妾雖能作字刺繡，然若是之工，竊所未逮，彼冒妾之名而竟能似妾之貌，天壤間安有此巧事？觀其所作，亦屬慧心女子，特不解輾轉幹旋，特為我兩人締此良緣，其中當必有因。以妾度之，必非凡間人，君當必有恩於彼耶？」生亦為之恍然有悟。既展枕衾，遂臻繾綣，泱席流丹，固處子也。自此生與女恩愛倍篤，顧倚闌對月，繞樹看花，時念前女，終思訪求得之。每於近城村落中留心物色，卒不可得。於小樓中立一木主，歲時祭祀。良辰佳節，輒設酒醴，拜祝默禱，願求一見。如是者有年。

生後登賢書，捷南宮，入翰苑。當路仰其聲望，爭相延致。旋由編修改官山西潼商道。蒞任浹旬，有老翁進謁，視其名刺，自稱處士何瑗及。延之入，疏髯道貌，神采清奕，談吐極豪邁。生極欽悅，約常相見，時復往還。

冬杪，生以公事稍閒，詣翁居作清談。翁導生入後園，梅花盡開，紅白爛漫，園中亭台樓閣，曲折通幽，山石嶙峋，高可數□仞，盤折而止，全城在目，遠及數□里外。時雖隆冬，而花木綺馥，無異三春。生大奇之，贊歎不置。坐甫定，酒炙紛陳，窮極水陸，其味皆生平之所未嘗，生譽之益力。翁曰：「今日貴客蒞至，特令小女親入廚下，洗手作羹，味當不惡。」生夙嗜菽乳，中有一盤，頗似前女所烹調，忽觸於心，淒然淚下。為翁所見，問何故。生不能隱，為略述之。翁曰：「本屬通家，當令小女出見。」須臾，環佩鏘然，紅氍毹貼地，女已盈盈下拜。生睨之，即前女也。不覺失聲。女問生：「別來無恙？自遭強暴，無意人世，即君今貴，乃無故劍之求，抑何忍也？」言次，頗形怨悵。生曰：「自分飛後，無日不思，靡處不覓，不知乃在此耶？」即於席前拜翁為岳丈，請逆女歸。翁許之。

二女同居，志極相得。前女字鸞碧，與鵲紅纖■長短，無不酷肖，惟細視鸞碧略秀削云。